

故乡是游子的魂,是生命的根,无论走到哪里,也走不出故乡的目光;乡情是一坛岁月封存的老酒,时间越长味道越浓。

一座烧得火旺的地炉,把故乡的情串联了起来,无论是兵荒马乱、饥饿横行的年代,还是改革开放、丰衣足食的今天,那永不熄灭的火焰烙铁,把浓浓的乡情烙印在游子的记忆深处,无论天涯海角。

叔公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离开家乡的,确切地说是被抓去当兵的。叔公离家时,曾祖母抓了一把泥土塞进他的口袋,说带着故土漂泊异乡能更快地适应那里的水土,健康无病。乡亲们把亲手包扎的桐叶糍粑,装进叔公的口袋,让他路上吃,千叮万嘱咐叫他早去早回。

叔公就这样阔别了故乡,离开了他的父母,离开了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。谁曾想这一去就是五十年,一直到海峡两岸恢复交往的时候,叔公才有机会回到故乡。

五十年,漫长的半个世纪呀!叔公脸上爬满了岁月沧桑,斑白的发丝在微风细雨中摇曳,述说着一代人的悲欢离合。当年走时风华正茂、英俊潇洒,如今已是老态龙钟的古稀之人了。故乡的亲人是否都安在?那夜日夜燃烧的地炉是否还在熬着玉米粥,煮着猪潲;温着埋入地炉旁边的煤砂罐里的水,供乡亲们洗脸洗脚;乡亲们吃着热腾腾的火锅,聊着家长里短……

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在战乱的年代,叔公说他每月都给家里的亲人写信,可总是收不到亲人们的回信。叔公想也许是他整日转战南北,亲人们的信还没有寄到他已经走了。那时,叔公是多么想收到家乡的音信啊。

乡愁如丝,越扯越绵长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叔公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。回来前,叔公常常想:阔别了多年的故乡,是否还能接纳他这个漂泊异乡的游子?有了这些顾虑,叔公不敢拖儿带女回来,只好一个人回来。

叔公刚刚下车,早已拿着他相片来认人的



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故事

乡·亲·乡·情

□ 莫文师(壮族)

爷爷飞奔过去,紧紧地抱住了归来的叔公,泪如雨下,泣不成声:“兄弟,你终于回来了!”

兄弟俩紧紧地抱成了一团,久久不肯分开,旁边的人开始议论了起来,对叔公这个“外乡人”投来了异样的目光。叔公用普通话问这问那,爷爷说着本地的方言,双方的对话虽有一些别扭,但都能对答如流,都能听懂对方说了什么。跟爷爷一起来接叔公的还有父亲、我和几个乡亲,叔公一一和我们拥抱,大家不禁泪流满面。

在车上,我们轮流向叔公说起家乡的变化,也说着家乡不变的乡风民俗。这时,叔公真后悔没把妻子带回家,让他们也亲身体会故乡的浓浓亲情。

曾祖母曾祖父早已去世,和叔公同年的伙伴们也所剩无几,叔公心里生出许多哀伤。回到家里,身体硬朗的叔公总是闲不住,拉着我陪同他走巷串门。叔公说他要踏着家乡的泥土寻回他童年的脚印:在干净的水泥路上漫步,弯腰低头喝着自来的山泉水,坐在一丛丛随风

摇曳的青竹下听老人讲古,看着河边游泳嬉耍的孩童,吆喝着牧归的黄牛,吃着地炉烤香的红薯,抹得一脸的锅灰……多情的故乡,在叔公的面前一一重现。

我们家杀了两头大肥猪,在球场上摆了满满二十几桌,全村男女老少团聚在一起,大块地吃肉、大碗地喝酒、大声地猜码,谈笑风生。大人小孩们端着大碗的“土茅台”和饮料逐一跟叔公碰杯敬酒。那天,叔公盛情难却,一醉方休。

家乡的变化太大了,但故乡的人,故乡的情是永恒不变的。盛大的“乡亲宴”结束之后,便到了“家宴”。乡亲们轮流拉着叔公到他们家做客,从东头吃到西头,像过年一样热闹,谁都不肯落后。一家人围在熊熊燃烧的地炉旁边吃着火锅,品着飘逸四方的“土茅台”,吃着硕大的“方块肉”,尝一块香喷喷的扣肉,挟一筷从山里采回来的野菜,说着家乡的方言,斟酒碰杯,此景此情,让叔公真正融入了家乡的粗放和豪情之中。

叔公回家探亲的消息一传开,周边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不约而同地过来探望叔公。顺便也想想叔公帮他们找寻跟叔公一样漂泊他乡的亲人。叔公耐心地把村民们提供给他的亲人相片资料一一收好……

有一天,一位老奶奶从隔壁村来探望叔公,一进屋,双眼便瞅着叔公呆看,悲喜交加,百感交集,一趑趄扑进叔公的怀里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,让叔公十分尴尬。我让她先坐在椅子上,叔公认真地端详着面前的老人,努力地在尘封的记忆里搜索她的影子。

叔公想了想又不敢确定,吞吐地说:“你是……”老奶奶抹了一把鼻涕,她用粗糙的长满厚茧的双手一层一层地把包裹解开,慢慢地,一双漂亮的绣花鞋便跳入叔公的眼帘,叔公灼烫的泪水滚滚而落。一份送不出去的定情物,一场走不到一起的爱情,此时此刻在我们的面前重温了起来。娟子!叔公当年那个可怜的爱人啊!这么多年了还挂念着叔公。

娟子是叔公离家前未过门的媳妇,他们是唱山歌相互认识到谈情说爱的,以山歌许下终身。叔公相中了娟子,娟子默许了叔公的求爱,双方两情相愿,只待良辰美景,一对佳人便能同眠共枕,白头偕老……

老奶奶噙着眼泪,把那双绣花布鞋颤巍巍地递到叔公面前,说:“虎子,拿着吧,当年我本想亲手把它送到你手里,却不知你提前走了,你这一走让我等了一辈子啊……”叔公愧疚不已,他紧紧地把那双绣花鞋和娟子一起揽入怀里,伤心地痛哭起来。

造化弄人,如今叔公和娟子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,谈起他们当年的感情,一对老顽童破涕为笑,皱巴巴的脸颊竟如灿烂的晚霞一般,通红一片。

相聚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,叔公不得不再次挥手告别父老乡亲。叔公带着乡亲们的礼物,怀揣着娟子奶奶的绣花鞋,带着乡亲们寻找亲人的嘱托,迈着蹒跚而沉重的脚步,一步一回头的,难舍难分!叔公弯腰双手捧起了一把泥土放入贴身的口袋,泪水簌簌而下……

青春,永不褪色的记忆

□ 曹美兰

一波又一波与青春有关的电影在眼前放映,影片中青春逼人的芳华,恣意、奔放、洒脱交替上映。青春来袭,我不懂得珍惜;待身边人频频谈及时,我才惊觉它早已离我远去,今生不会再回来。



这段时日,初中同学组建了微信群,大家纷纷吵嚷着让班长组织一次聚会。人缘超好的班长极其耐心一一回应大家,像极了家长频频安抚吵着要吃糖的孩子。温馨祥和的氛围,洋溢着大伙怀念逝去光阴的情怀,感叹着一起走过的那段纯真而又纯朴、忧郁又率真的青葱岁月。

时光一别,二十余载,大家原来青涩的模样早已改变,岁月在每一张脸上或多或少都雕琢了一些内容。时光荏苒,白驹过隙,大家感慨颇多。微信群里每天像煮沸的开水一样噼里啪啦个不停。大家纷纷谈论着发生在最纯真的年龄的点点滴滴。有些当年觉得天大的事,现在想想不过是芝麻绿豆的小事。就算当年觉得颇为尴尬的事,现在回忆起来都是美好的。我们相遇在那个美好青春时代、花样的年龄,三年的同窗苦读,美丽的校园留下了我们的青春足迹。

同学们把旧日发黄的相片、古老的信件以及褪色的卡片全都翻出来晒在群里。看着这些熟悉的物件,美好的青春记忆,就像从泥土里拔出来的生黄豆在烈日下暴晒几天后从豆荚里“蹦”一下,全跳出来了。群里顿时又是一阵热闹……

大家分别的二十几年时间里,看似曾经熟悉的同学实质上又都不再是当年那个熟悉的人了,各自历经了多少不同的心路历程。有的一帆风顺,有的诸事不顺……但不管怎样,同学是大家统一的称呼,明日事难预见,所幸仍能互勉。

毕竟,青春是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神·钓·翁

□ 王莲

喜欢钓鱼的朋友时常跟我说起渔趣,然而我不太明白钓鱼何乐之有?

我见过一些钓者,装备是极其齐全的,似乎在任何一个水边或河岸都能建立一米见方的小乾坤来,吃喝玩乐应有尽有。更有痴钓的人,映着月色,驾一扁舟,执一手灯,至那寒潭或湖心,满塘秋夜粼粼,不知钓的是何物?鱼有几许?

直到有一天,我见着他,我似乎明白了原来不太明白的事情。

马鞍山在长江的下游,号称皖江八百里,称作江东胜地,诗城牛渚。水自然是多的,长江的鱼儿便顺着各种支流游到我们的母亲河慈湖。我家临水而居,一日在楼台上向水边望去,只见一瘦小单杆的老翁,穿着黑色上衣,戴一个黑色帽子,看不出半点非凡,和那些垂钓者无异,一杆一钓,一椅一桶。仿佛一江秋水,都随他化了。

平日里,我不常在家,故不知他是不是经常到这里来。然而奇妙的是,今日我站在楼台下望,不过一杯茶的功夫,这钓叟便钓起了一条鱼。这鱼不大不小,远看着在钓叟的手里似有挣扎。他小心翼翼地解下钩,将鱼甩在鱼篓中,重新上好鱼饵,便又抛丝水中,眼下未到一分钟,激灵一提竿,又是钓上一只来,和前者大小相仿。再次下竿,不一会儿又是一条。如此十数下未有空钩,若不是亲眼所见,谁相信这般奇事?

晌午时候,已经是满满一筐的鱼儿被他带走了。我傻呆呆地想着这事,却始终不得其解。直到一天我起了个大早,向楼下湖边一望,只见那个熟悉的身影,瘦削的身子佝偻在河边,不知抓一把什么东西向湖中撒去。又不一会儿换一个水域又撒了一把。来回倒腾几个地方后,才准备渔竿鱼篓小椅子,选定较远的一个水域垂丝悬钩。未几就换到了下一个事先撒饵的水面去,继续开启神钓行为。

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似乎明白了,哪有什么神钓翁,不过是凡事做好充分准备罢了。



我·希·望

□ 韦荣琼(壮族)

我希望自己就是那棵神树
枝叶根须皆可入药
病入膏肓者得以重生

我希望方法技巧组成我的躯体

我呼出的气,嘴里溅出的唾沫
有助于你们记住单词语法句型

我希望手中有支魔法棒
在讲台上轻轻一挥

无数颗沉睡的脑袋被唤醒
梦寐以求的分数
跃上你们的成绩单

我希望自己是超人
在你们与网络游戏间
砌起一堵无形的墙
让你们只能与知识紧紧相依

一道闪电划过
我面对现实
希望你们能自醒